

福建史稿

上册

朱维幹



福建史稿

上册

朱维幹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福州

福建史稿

上册

朱维幹 著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5,625印张 378千字 插页: 8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400

书号: 7159·897 定价: 3.15元



图 1 闽侯县甘蔗镇恒心村
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全景



院考古研究所复原)
图 2 昙石山人像 (中国社会科学



图 3 昙石山人使用的
生活用具——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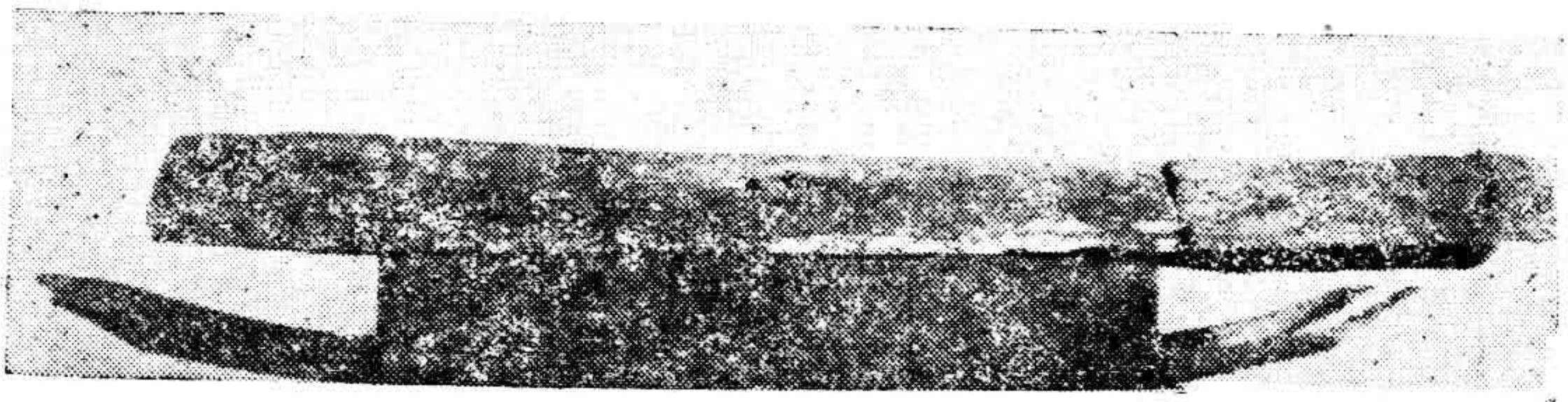


图 4 崇安县武夷山白岩
的船棺 商代



图 5 几何印纹陶
鬲 商晚期 闽侯县
鸿尾公社黄土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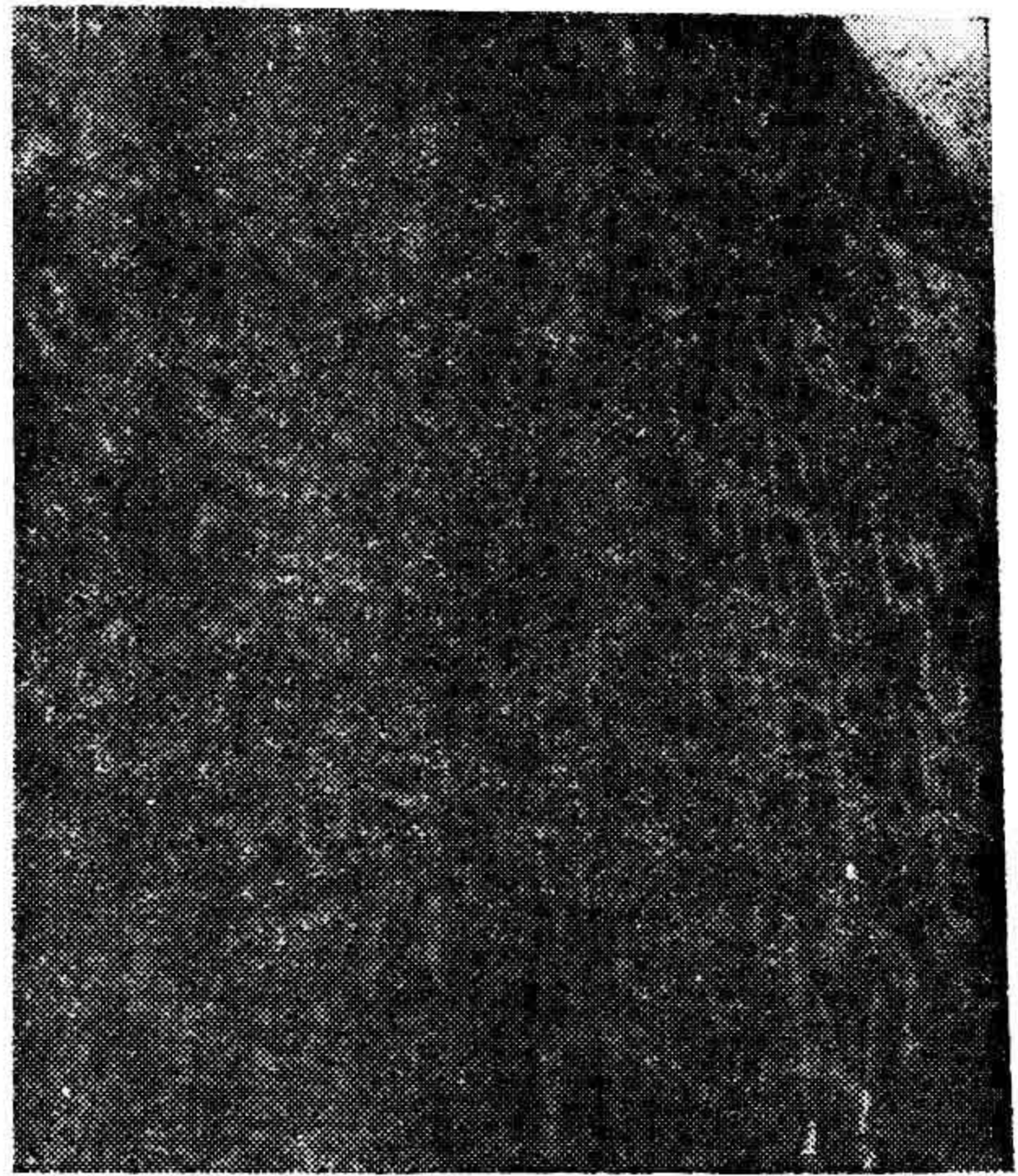


图 7 华安汰内摩崖石刻
文字 周代(华安县文化馆供)



图 6 青铜戚 春
秋 南安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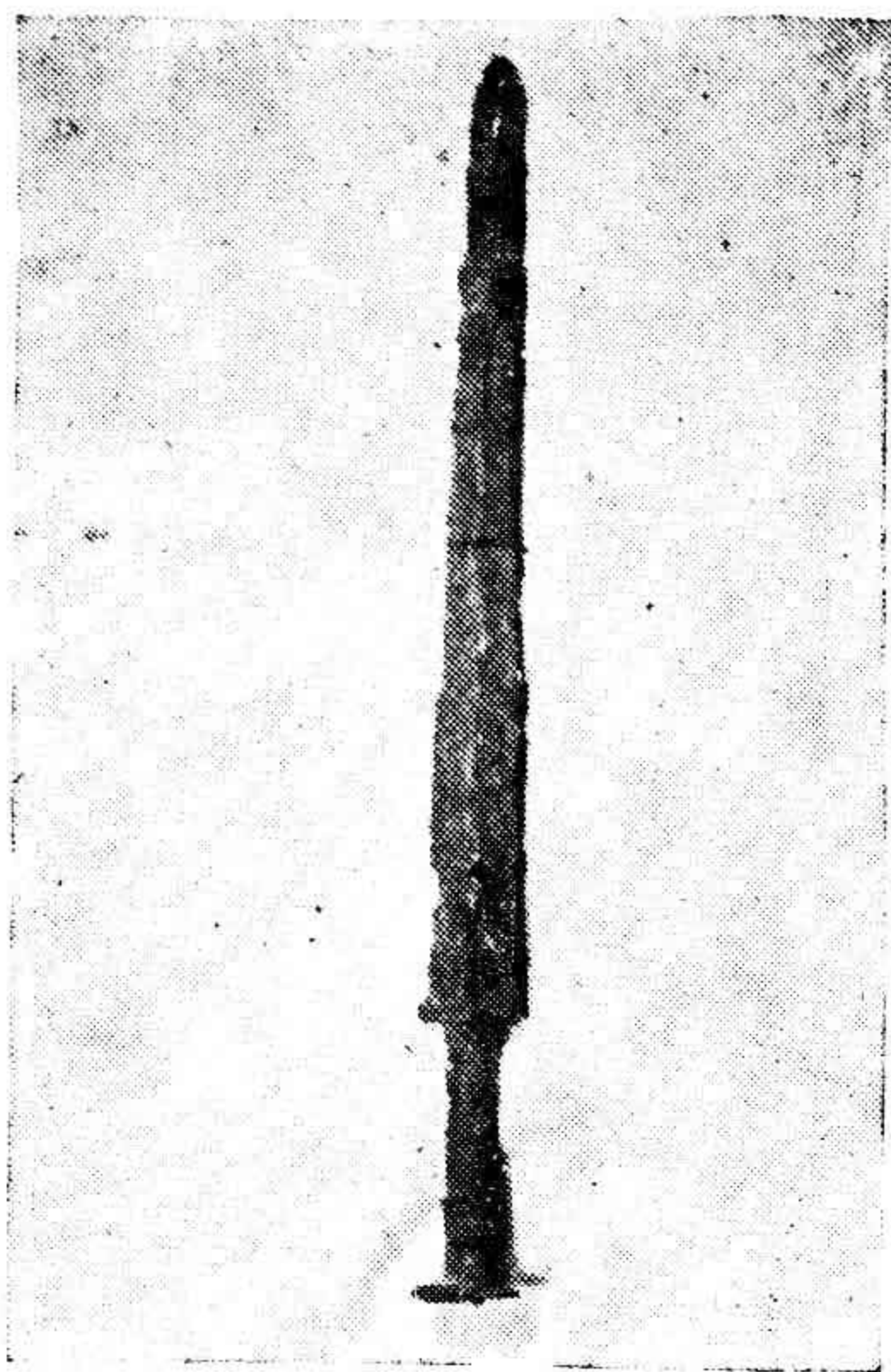


图8 青铜剑 战国 大田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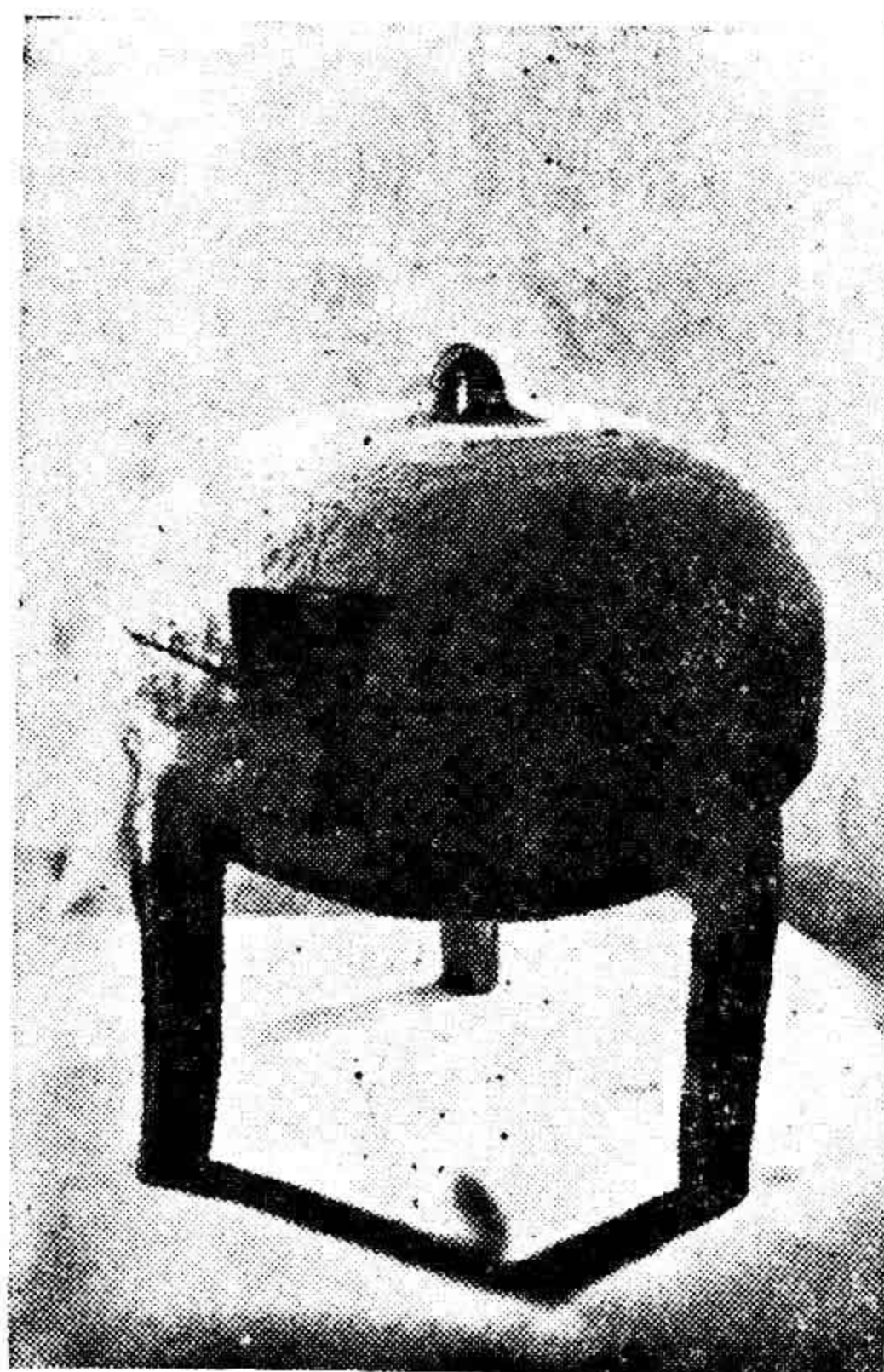


图9 陶鼎 西汉 闽侯县榕岸庄边山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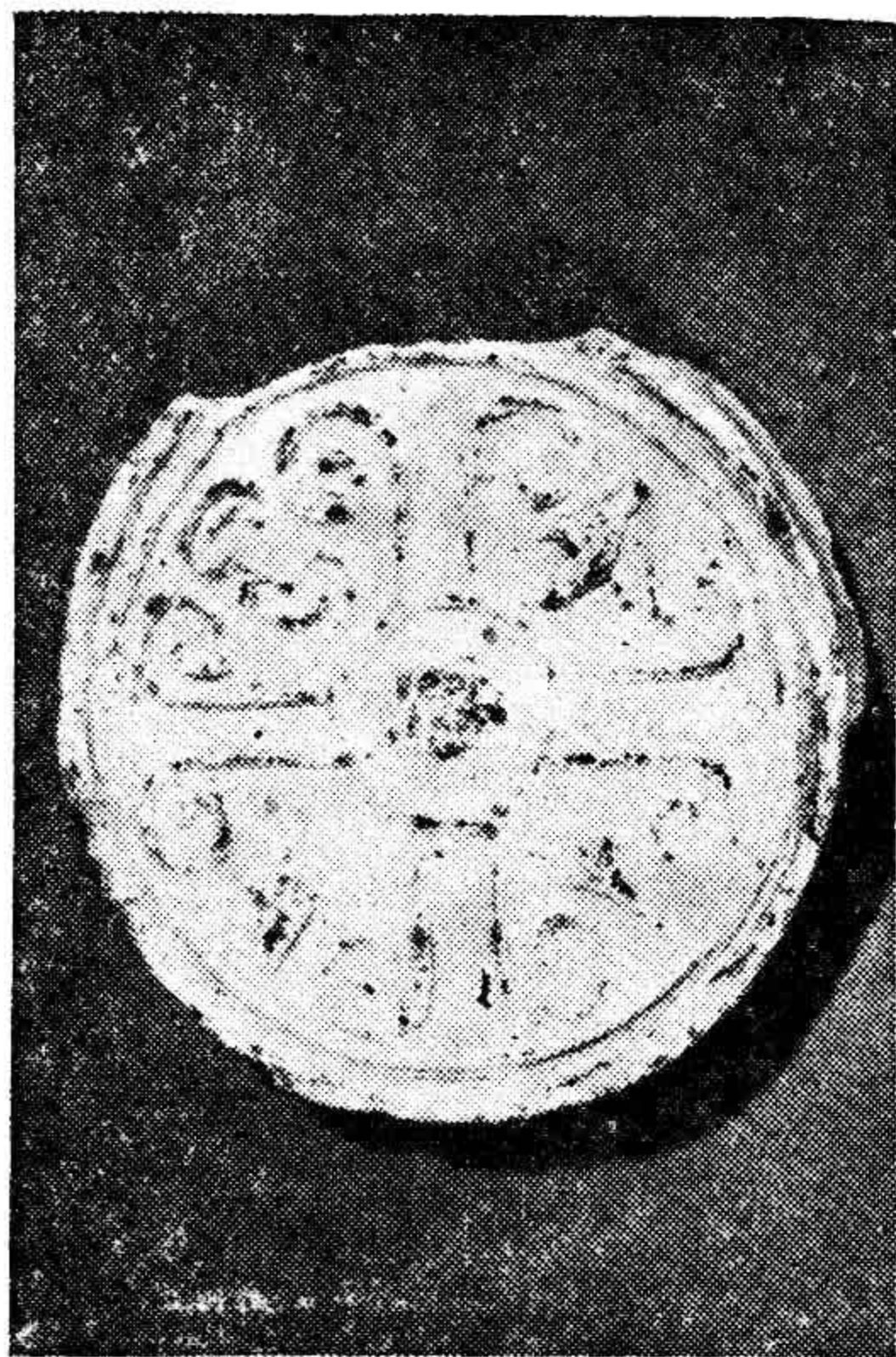


图10 瓦当 西汉 崇安县兴田城村汉城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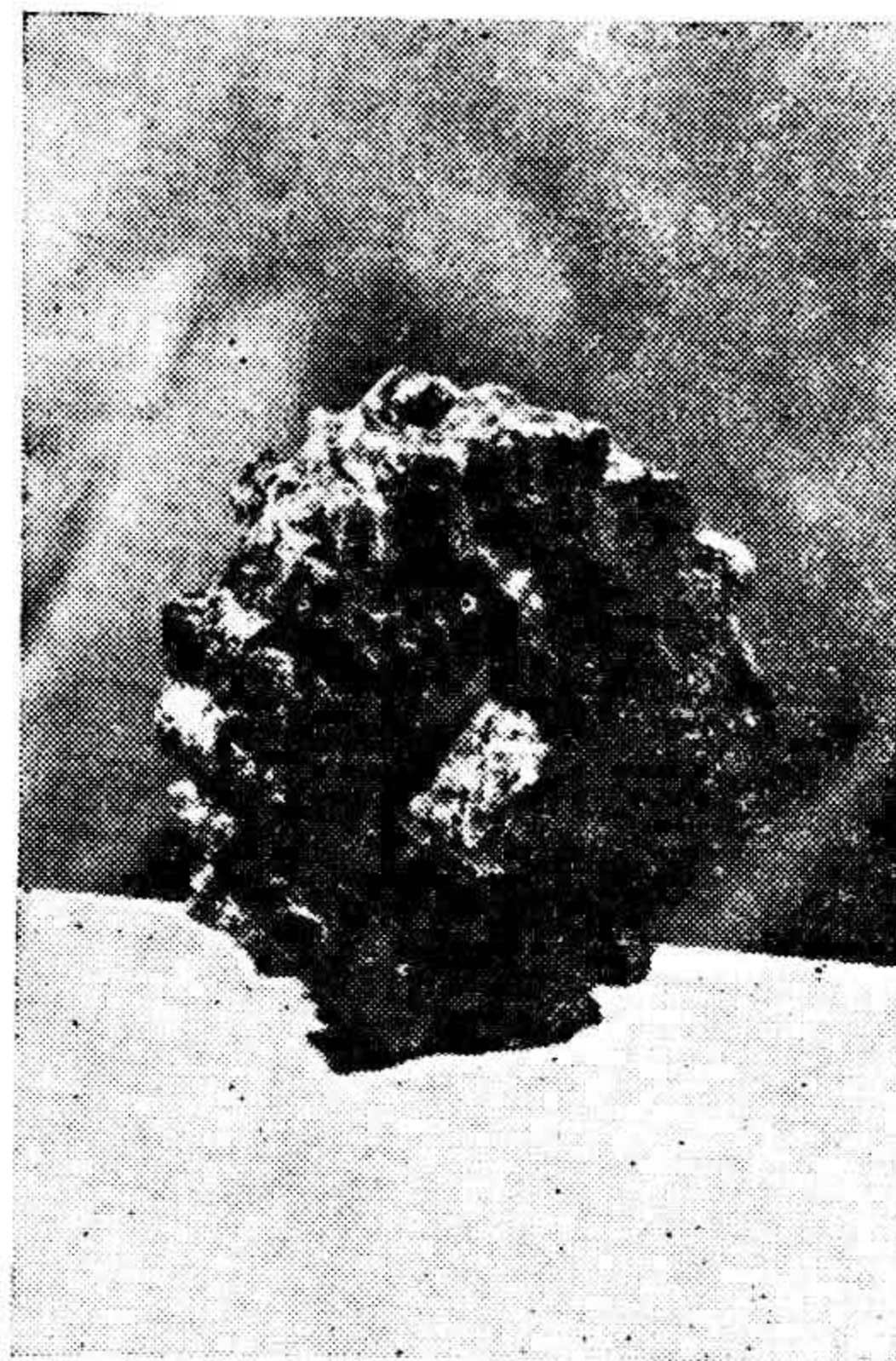


图11 铁齿轮 西汉 崇安县兴田城村汉城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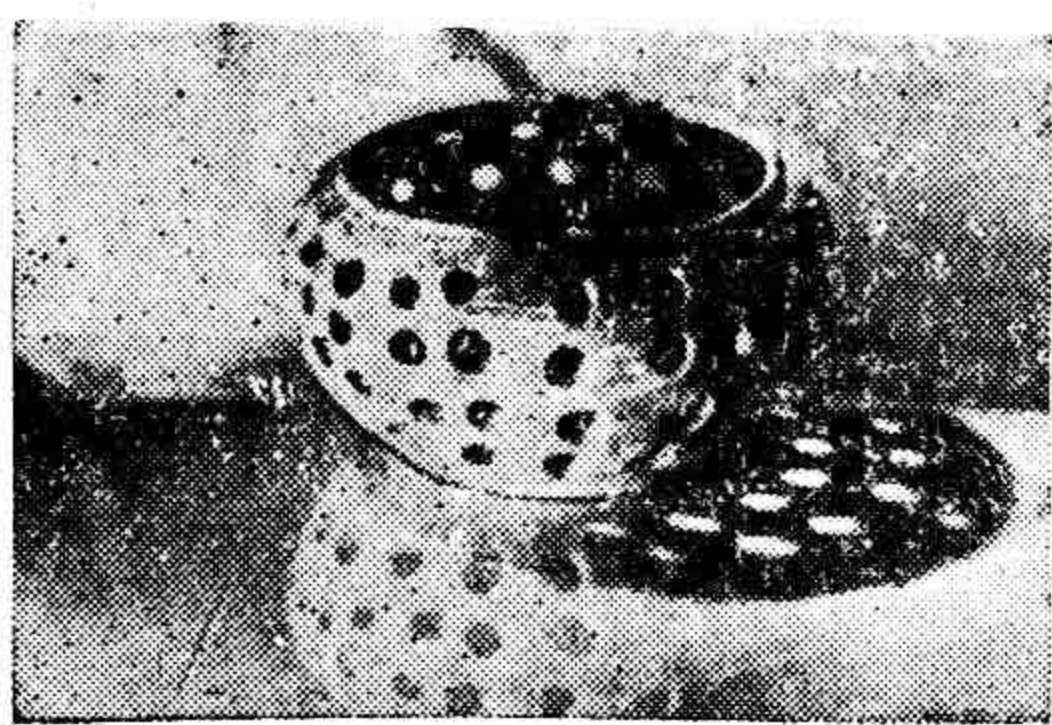


图12 釉陶滤器 东汉
福州市洪塘金鸡山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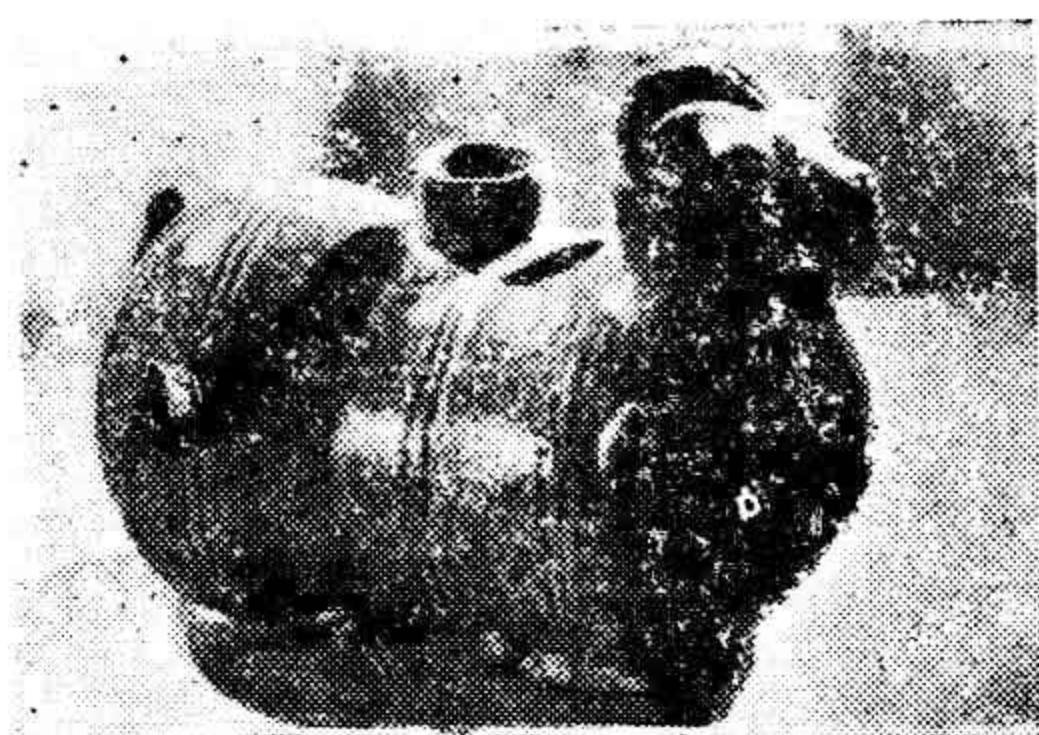


图13 青瓷羊形水注
西晋永嘉五年 闽侯县关
口桥头山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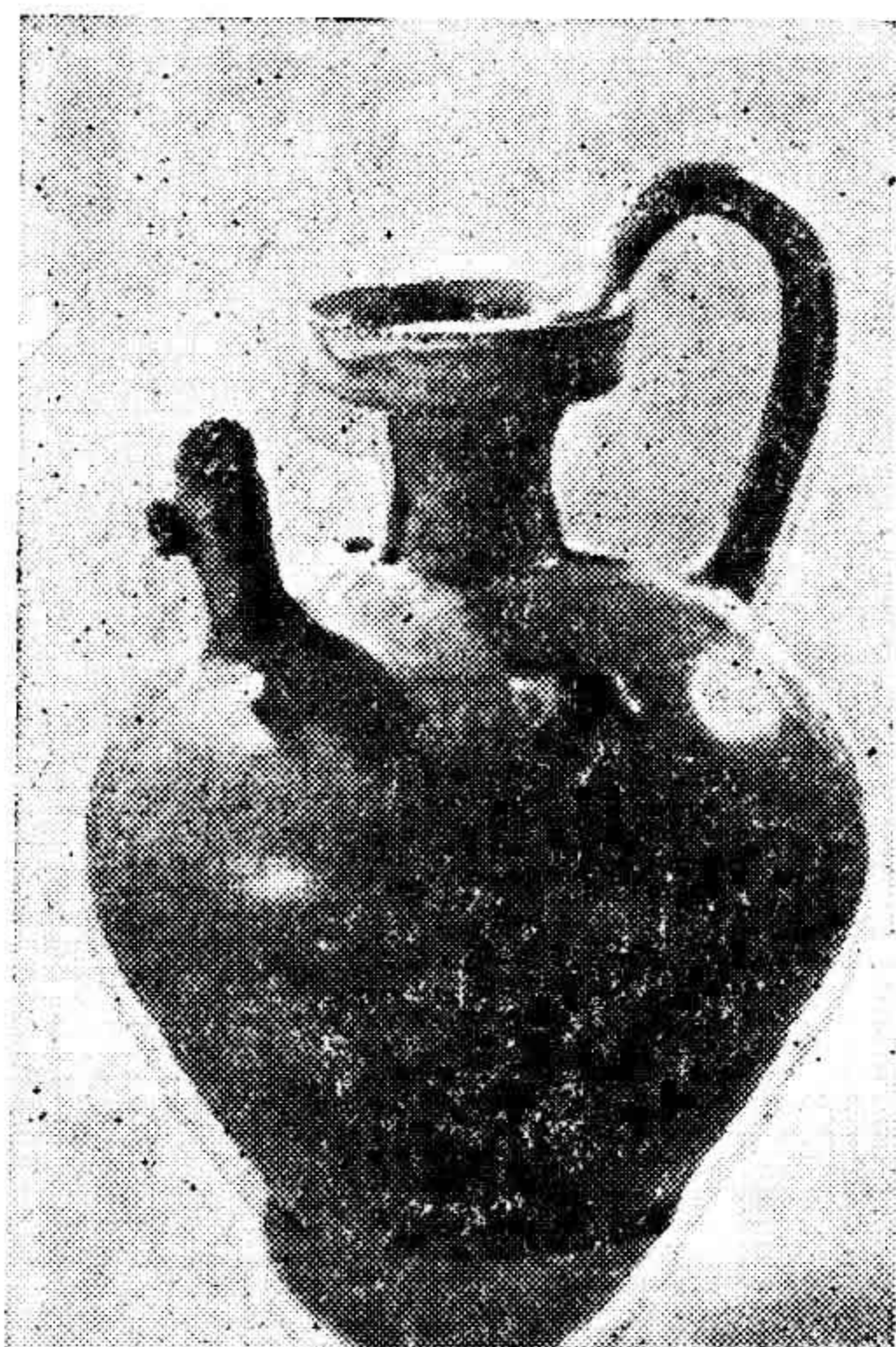


图14 青瓷天鸡壶 东晋永
和十二年 福州市仓山出土



图15 青瓷莲花博炉
南朝 闽侯南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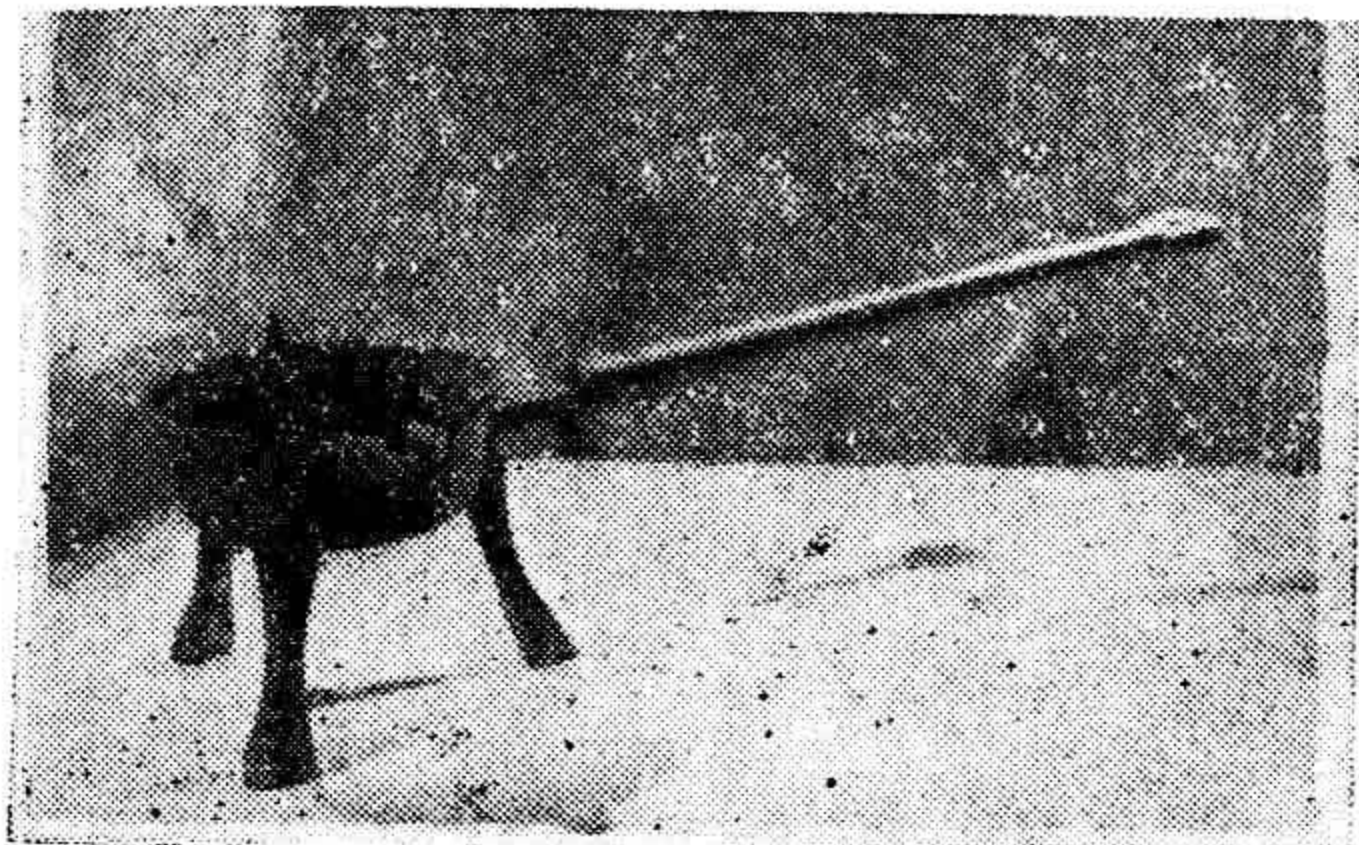


图16 铜铎斗 南朝
齐永明七年 福州市仓
山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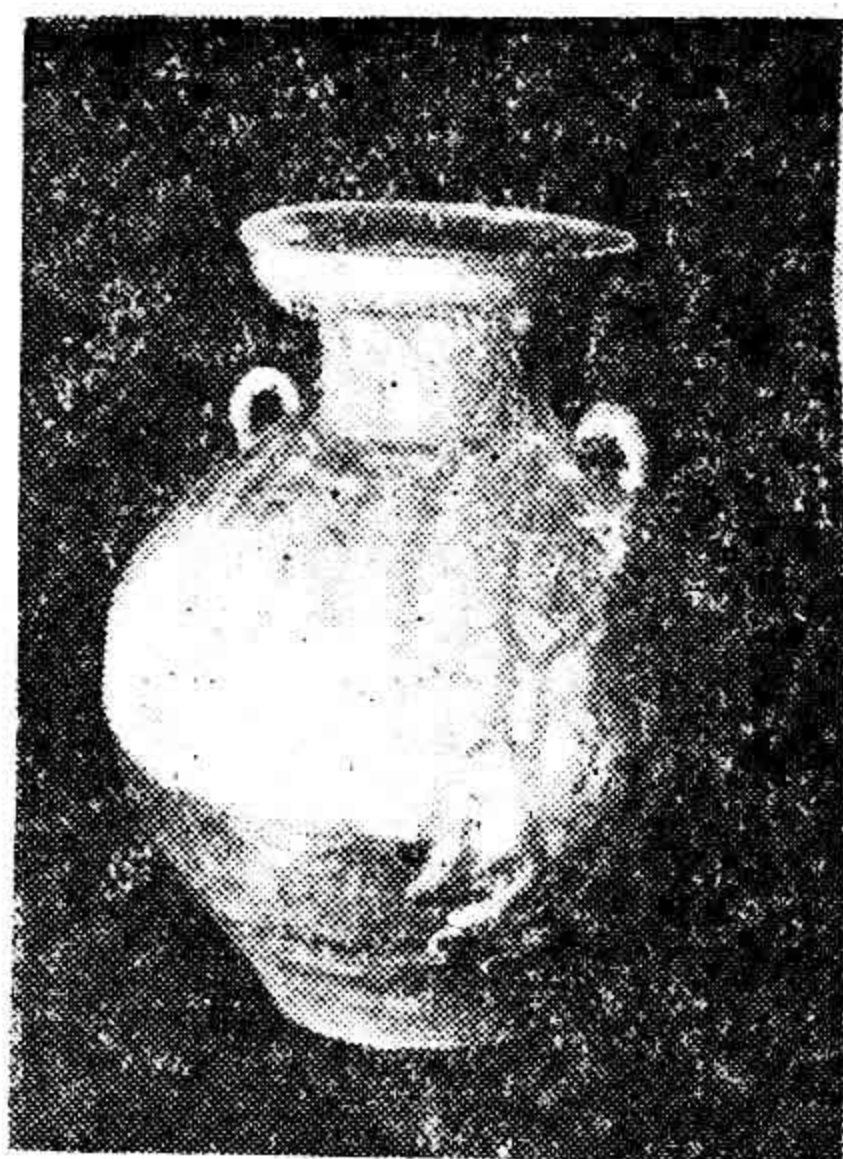


图17 青釉双耳壶
唐永徽二年 永春县
金峰山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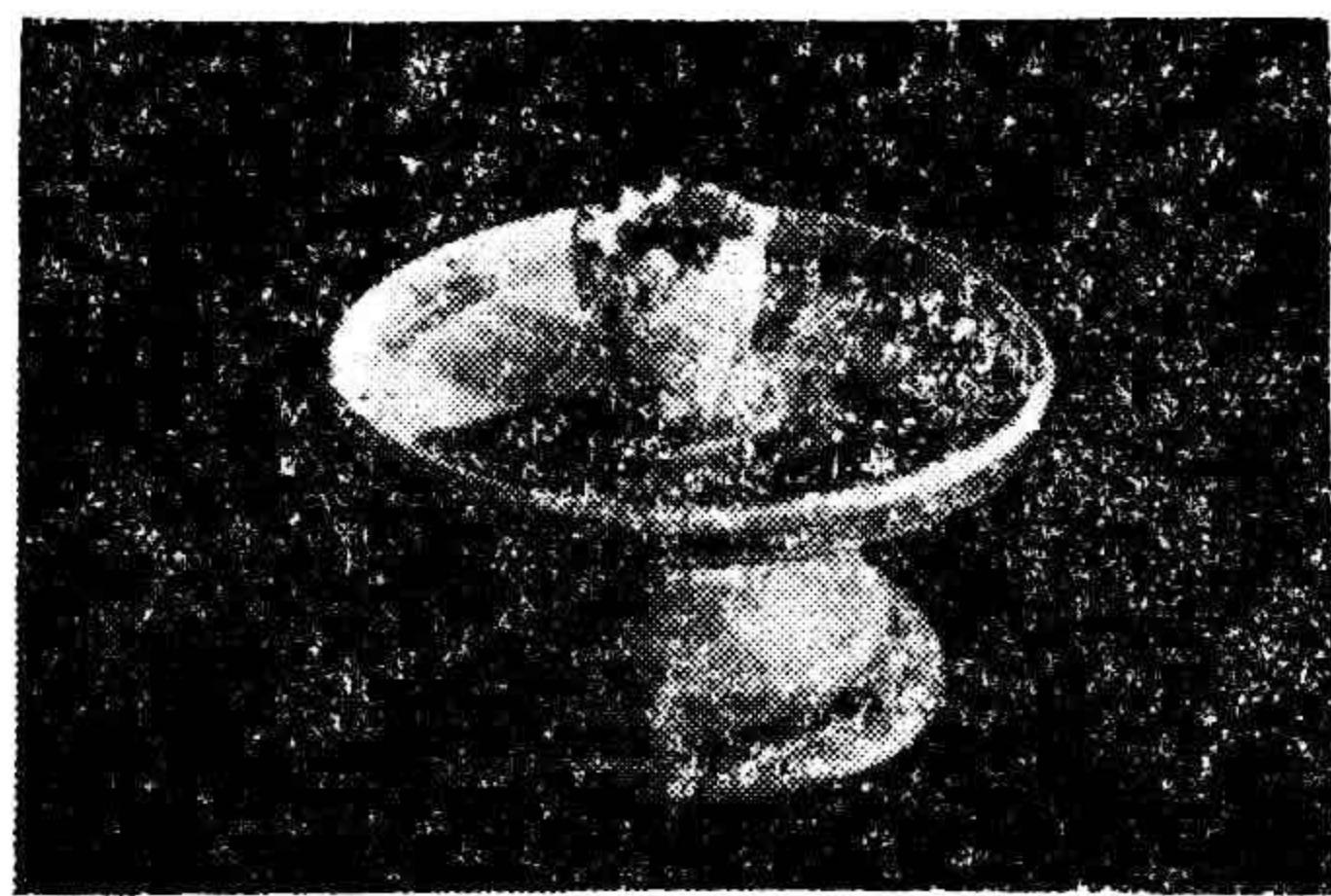


图18 青釉烛台 唐永徽二年
永春县金峰山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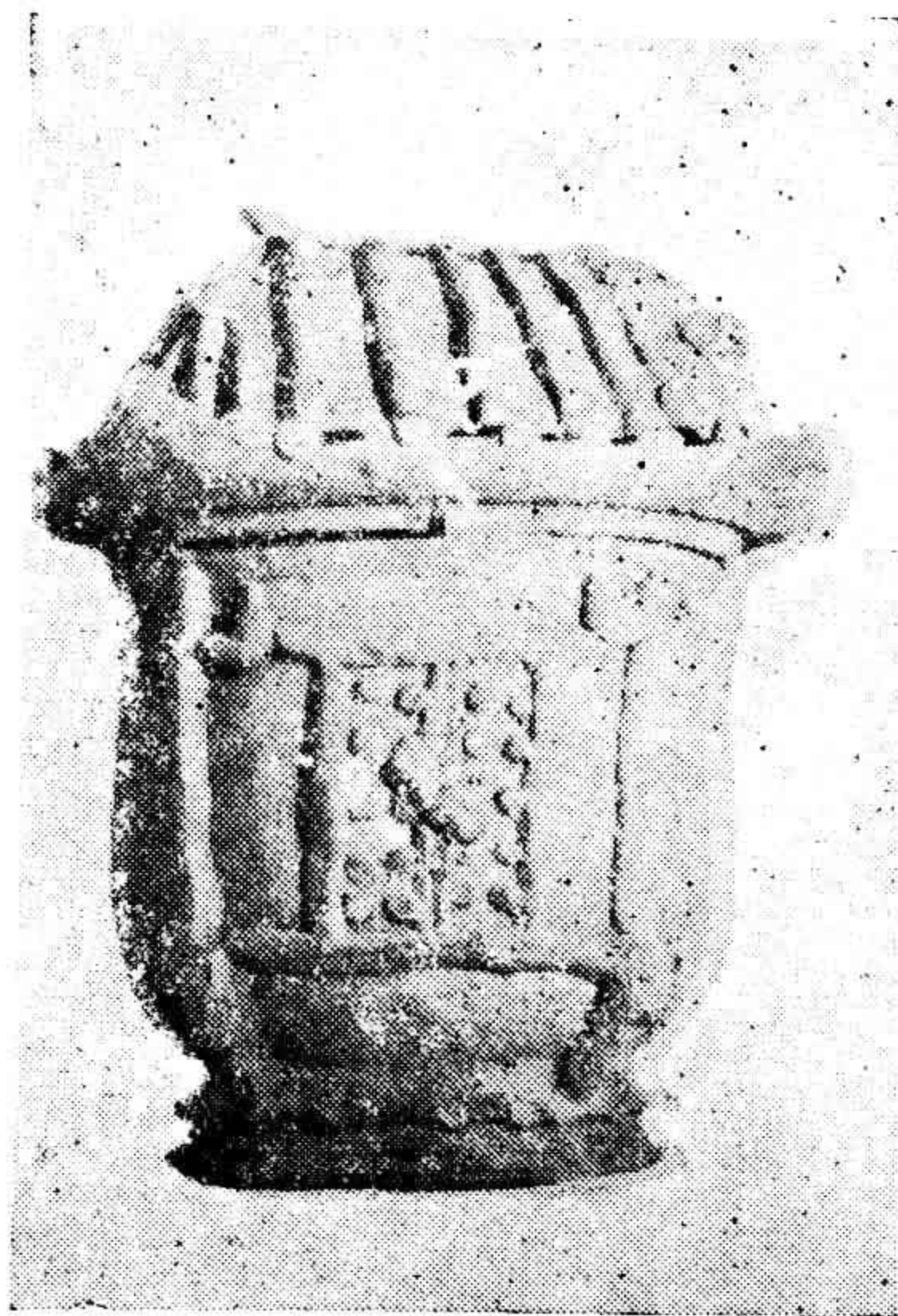


图19 陶屋 唐代 沙县
出土



图20 青釉多嘴谷仓
唐代 福州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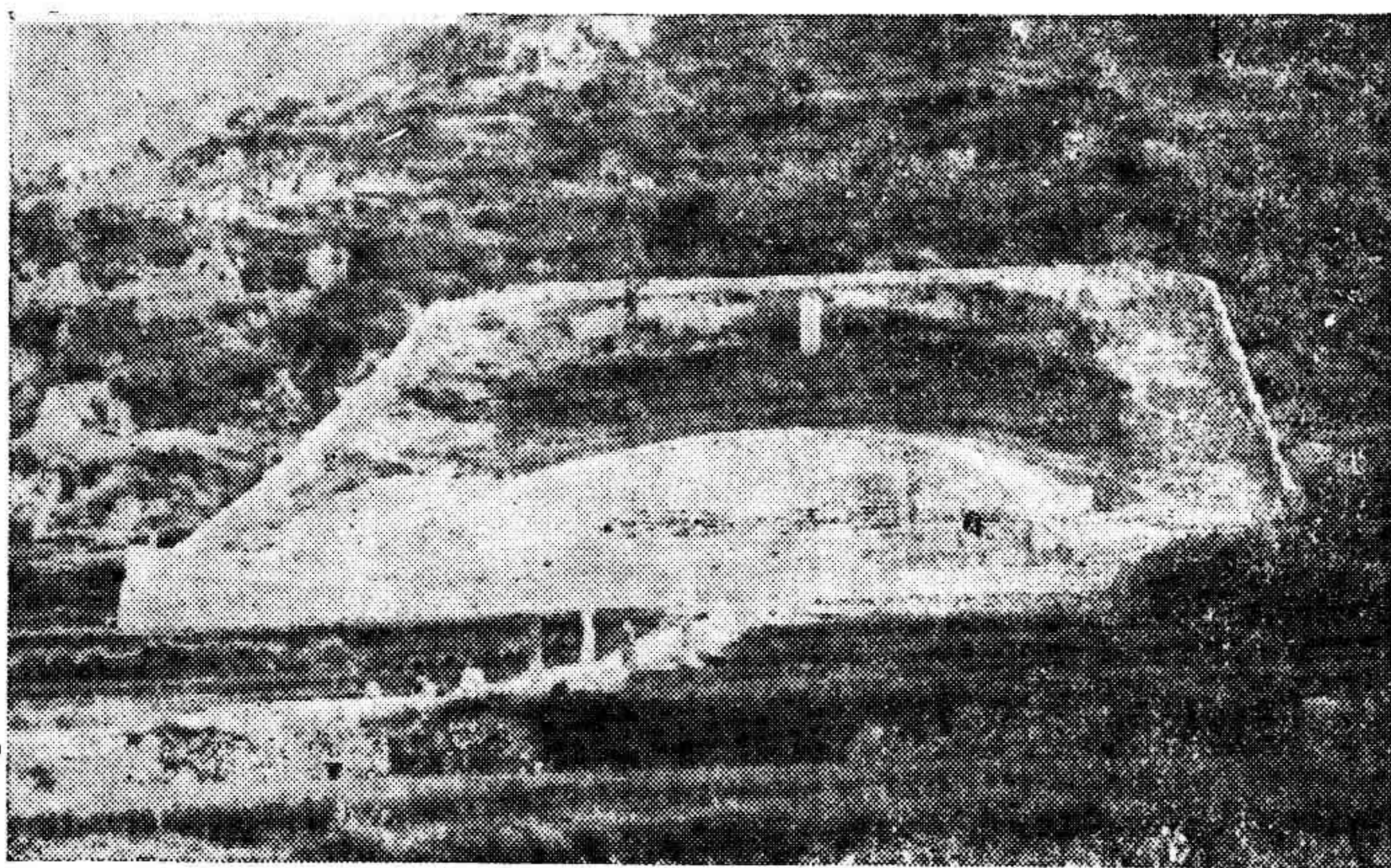


图21 福州市北郊莲花峰
下王审知墓全景（福州市文
管会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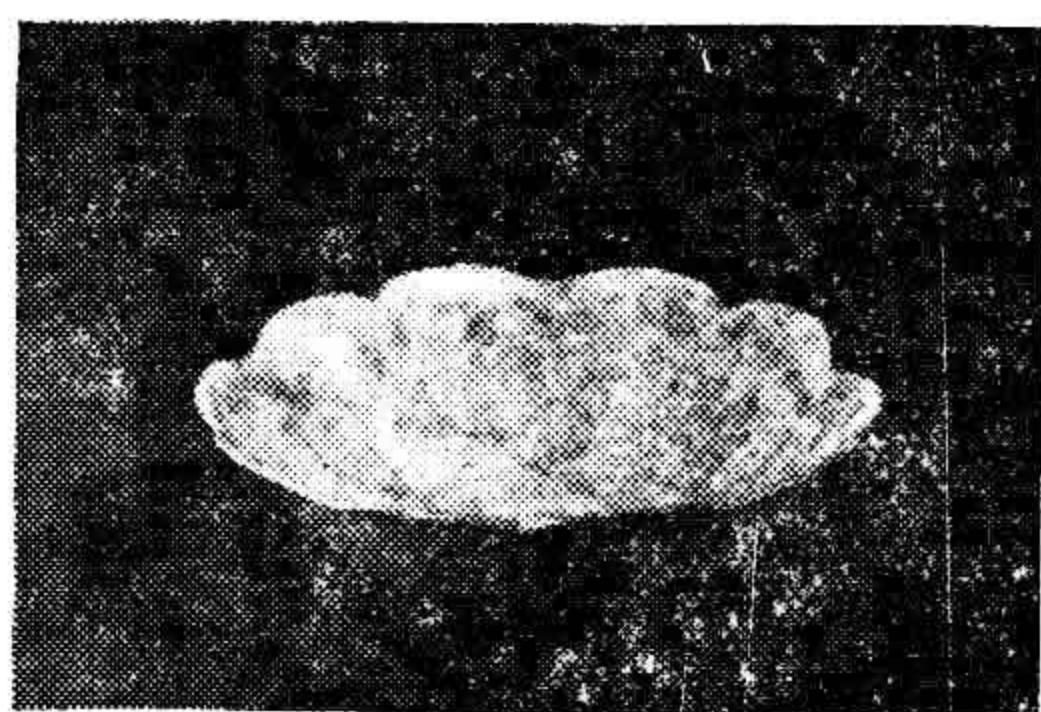


图22 青釉莲花碟 五代
福州市东大路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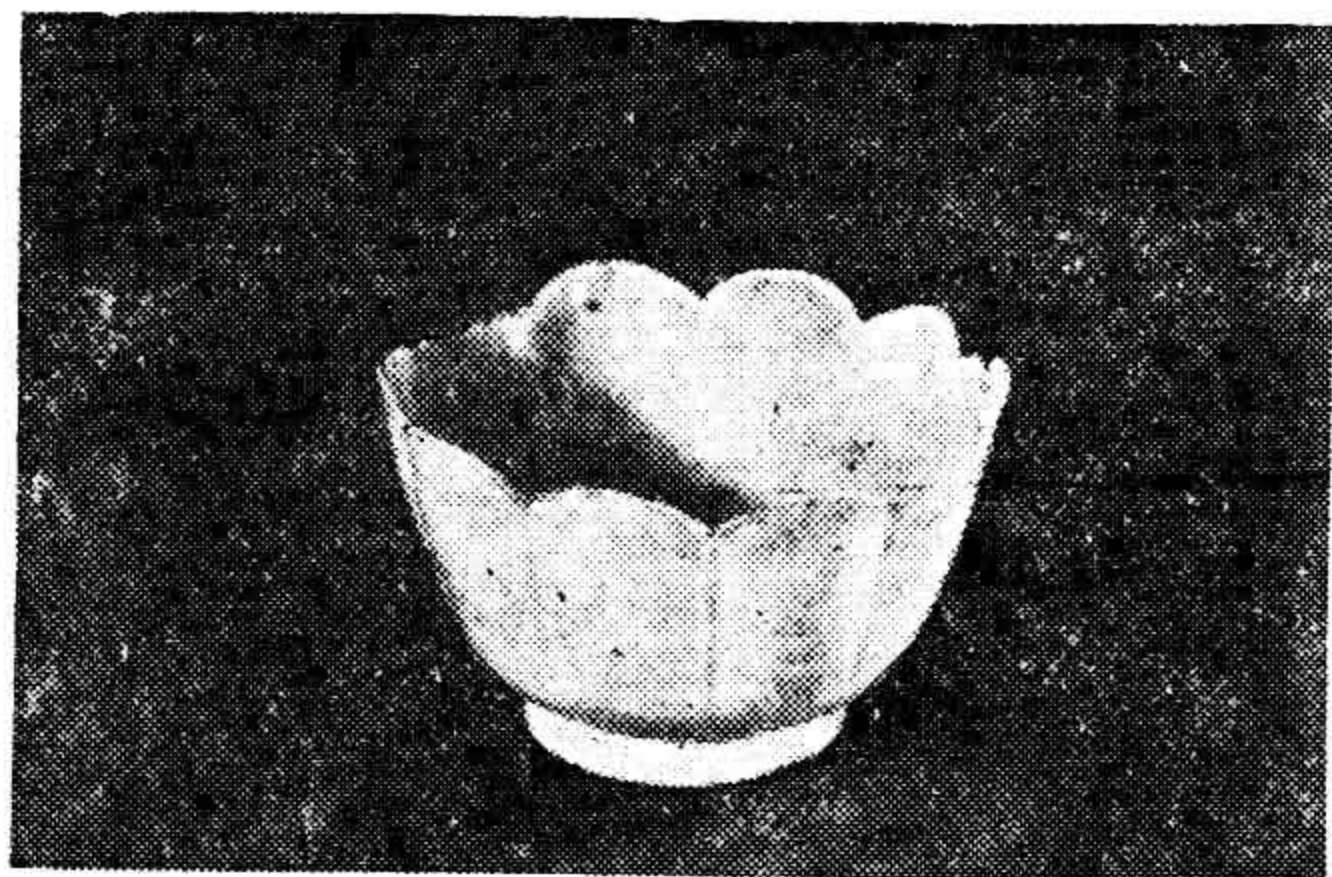


图23 青釉莲花碗 五代
福州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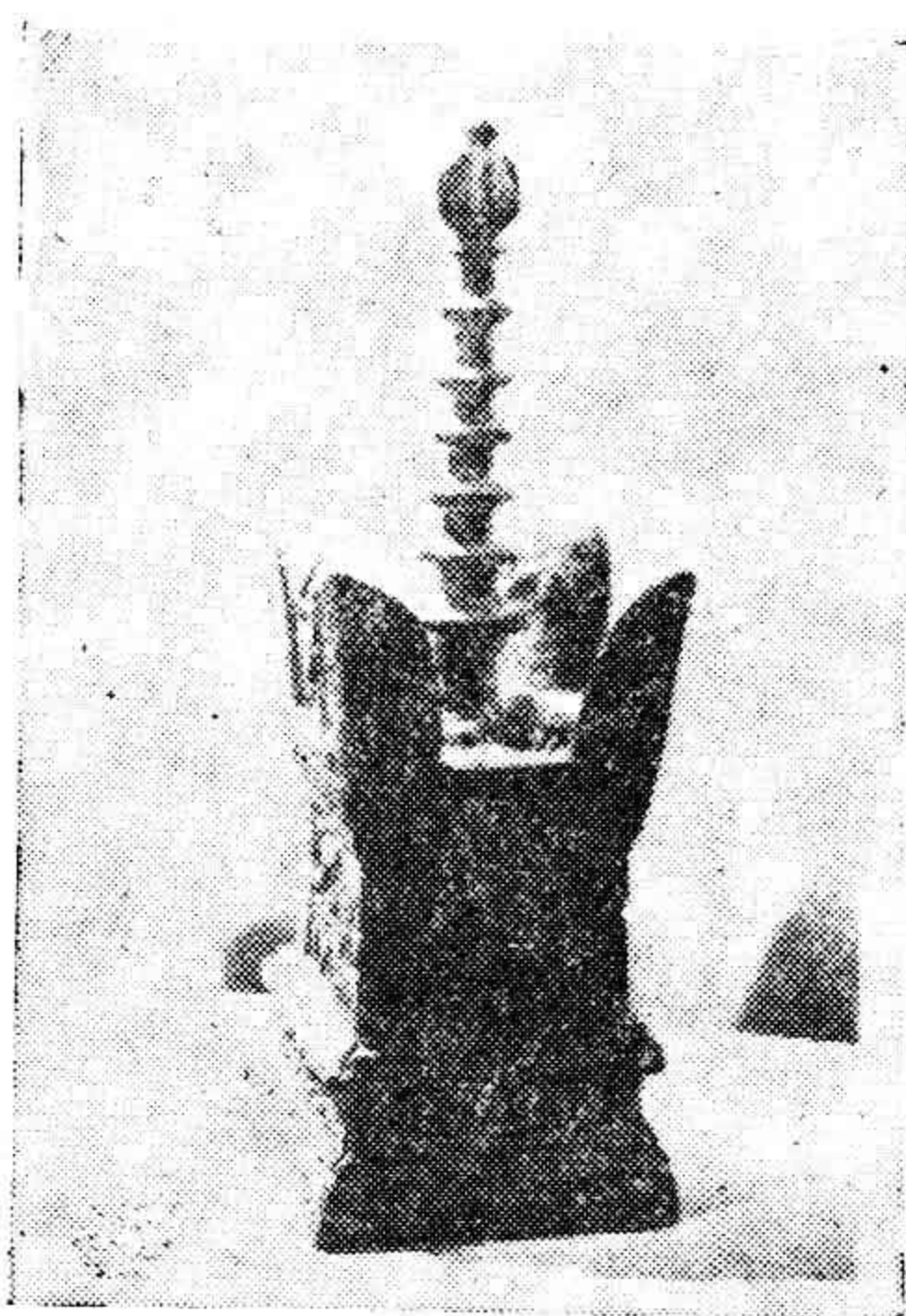


图24 铜塔 五代 连江县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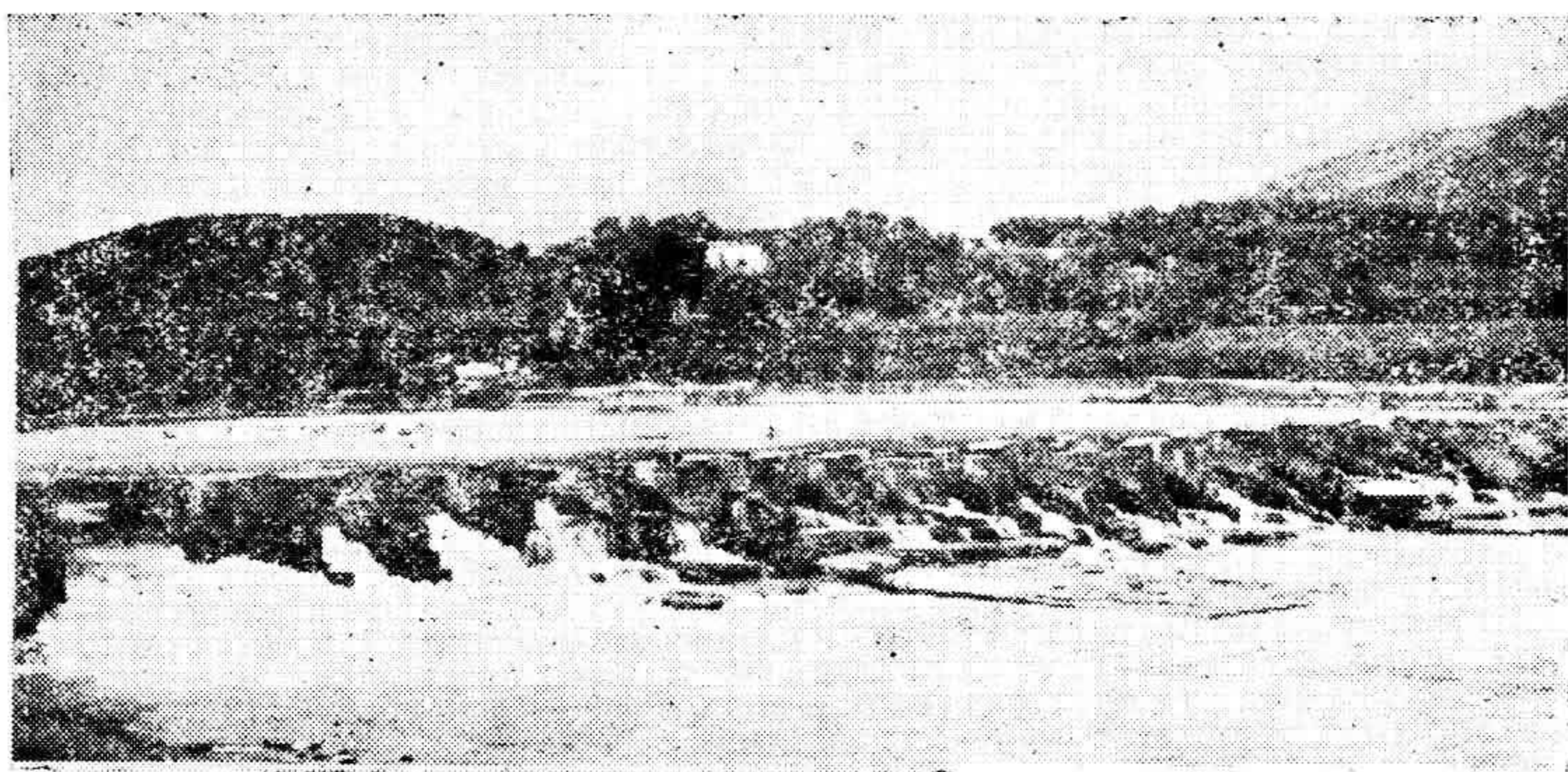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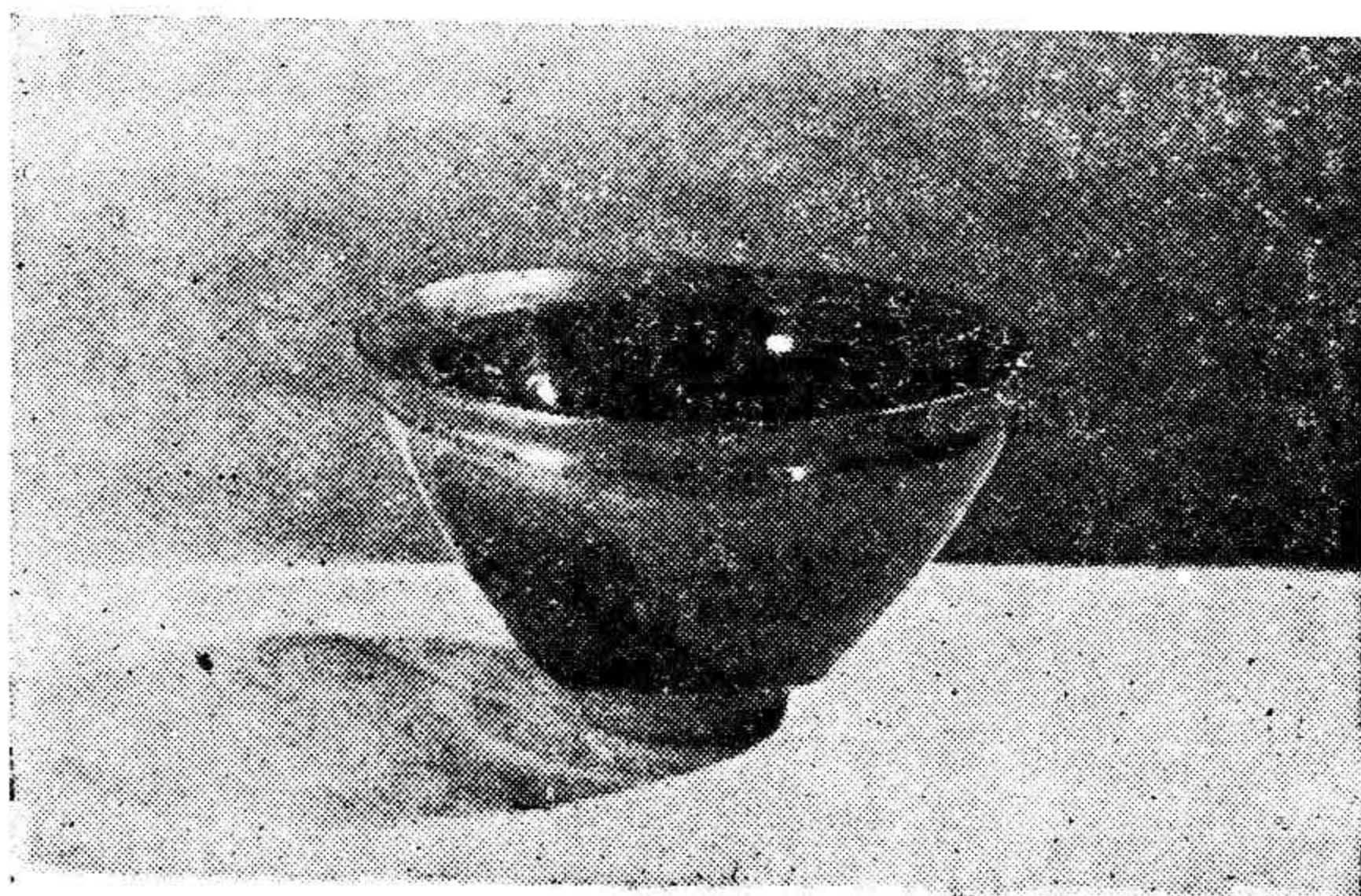


图25 莆田县宋代木兰陂水利枢纽工程全景



代 建阳县水吉芦花坪出土
图26 黑釉兔毫茶盏 宋



代 德化县盖德碗坪岩出土
图27 影青印花瓷盒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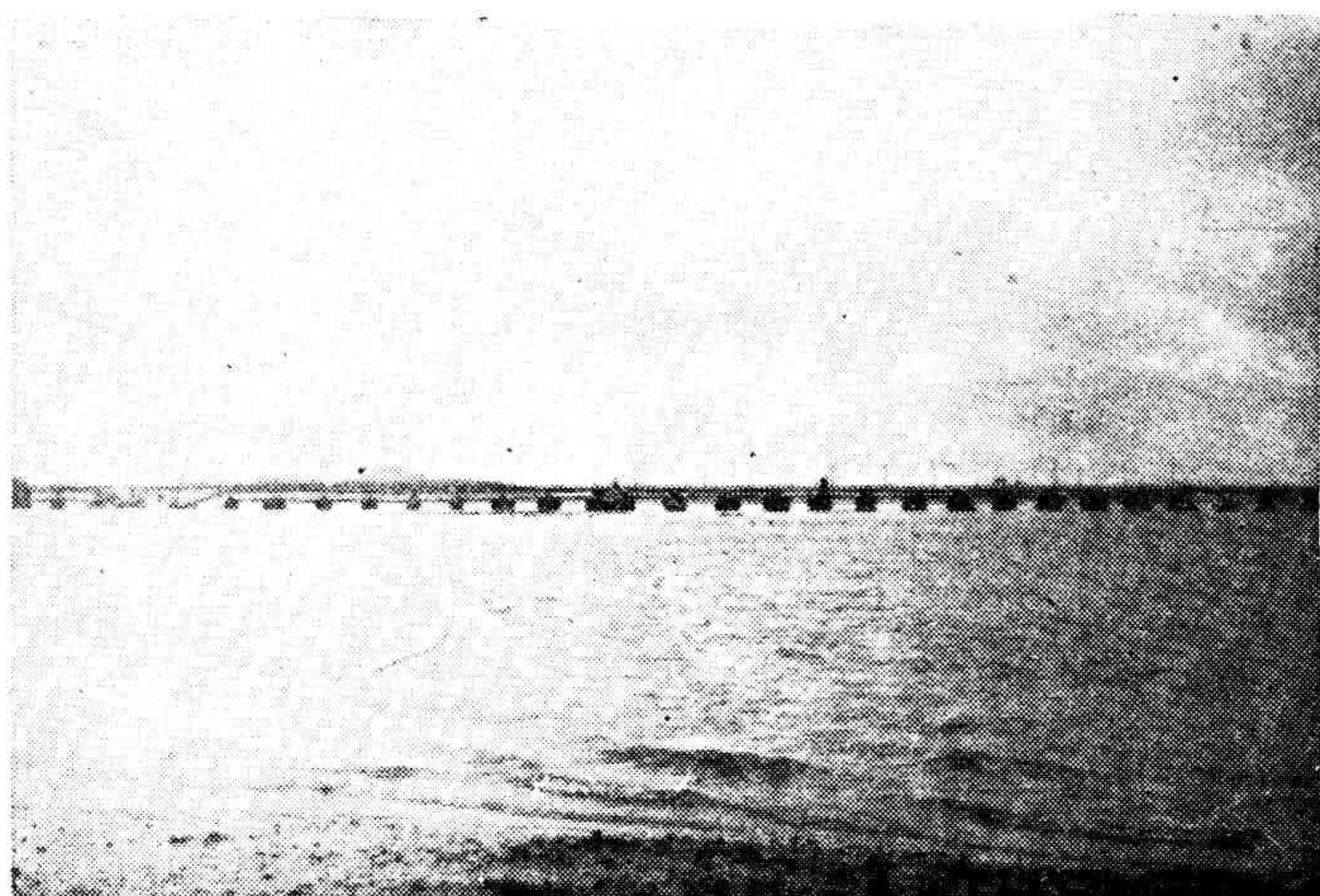


图28 惠安县洛阳桥 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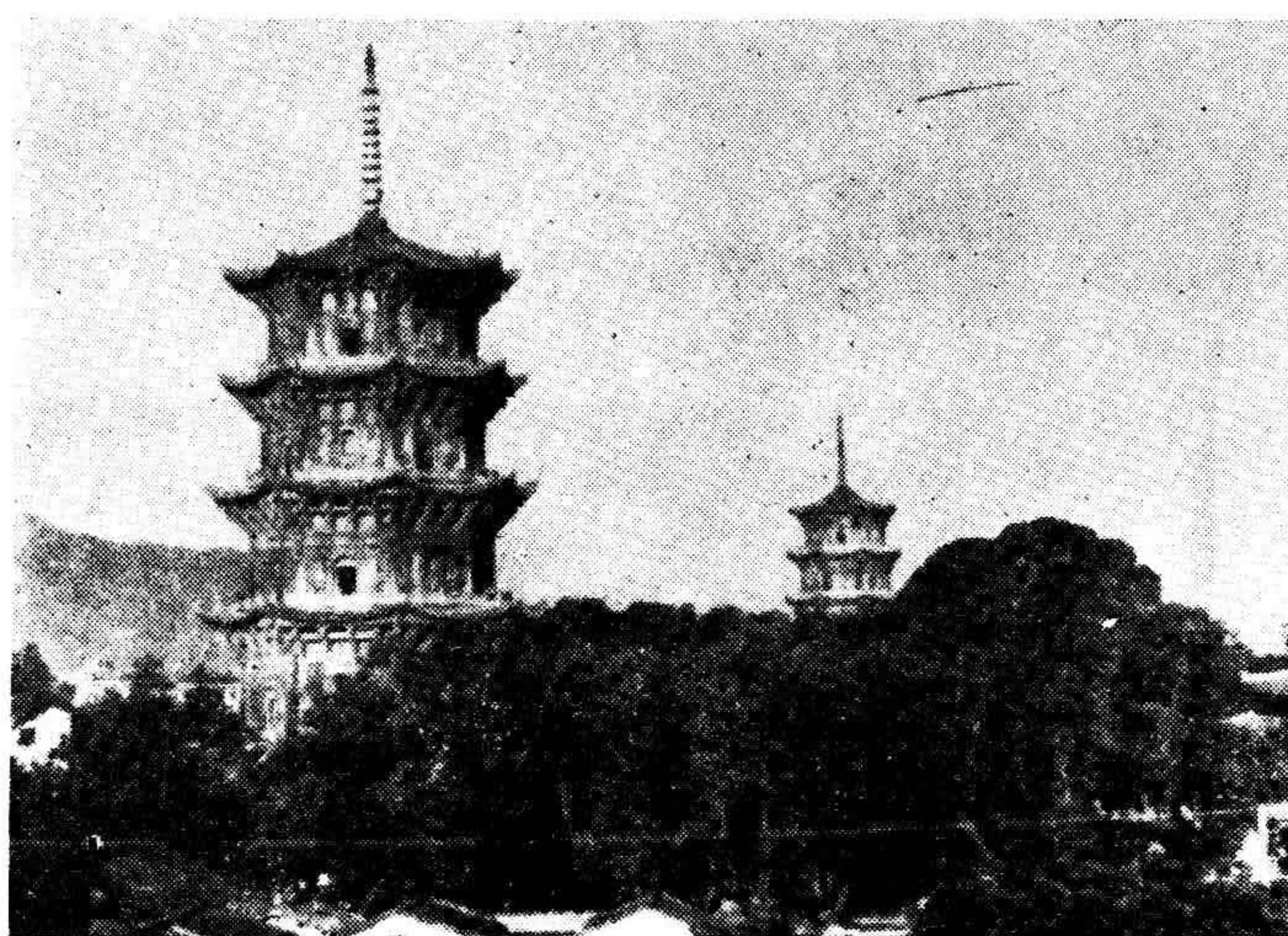


图29 泉州市开元寺双塔 南宋



图30 泉州市后渚港出土的古船遗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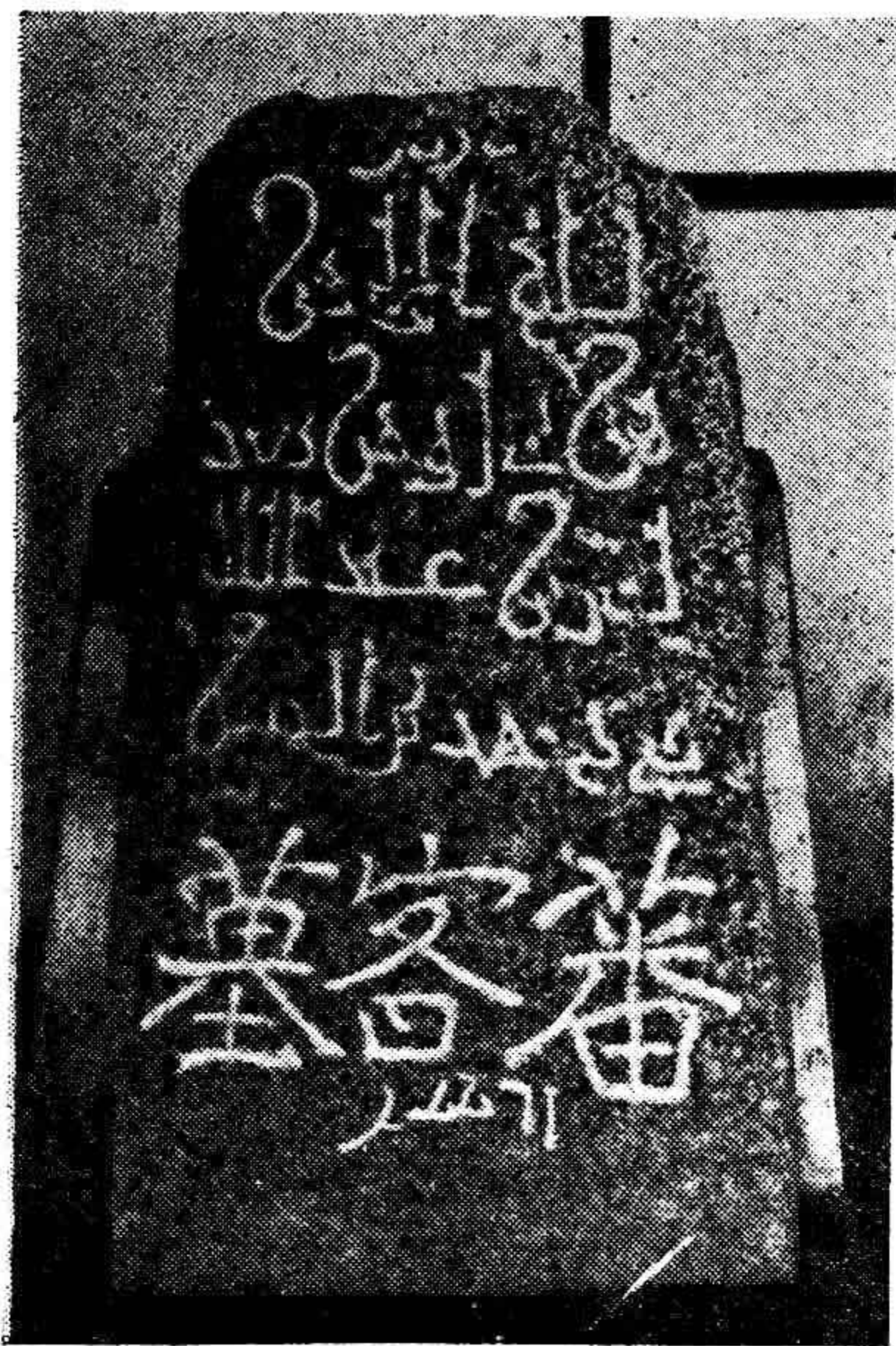


图31 蕃客墓 元代
泉州市出土

第一第二行的译文是：

“以前和以后，凡事归
真主主持”（马坚译本309页）

第三行的译文是：

“那时他喜悦”。

第四行的译文是：

穆罕默德……

第六行的译文是：

……62（年代）

（以上所引马坚译的古兰经
文，与原文不尽相符，供参考。

——马金鹏释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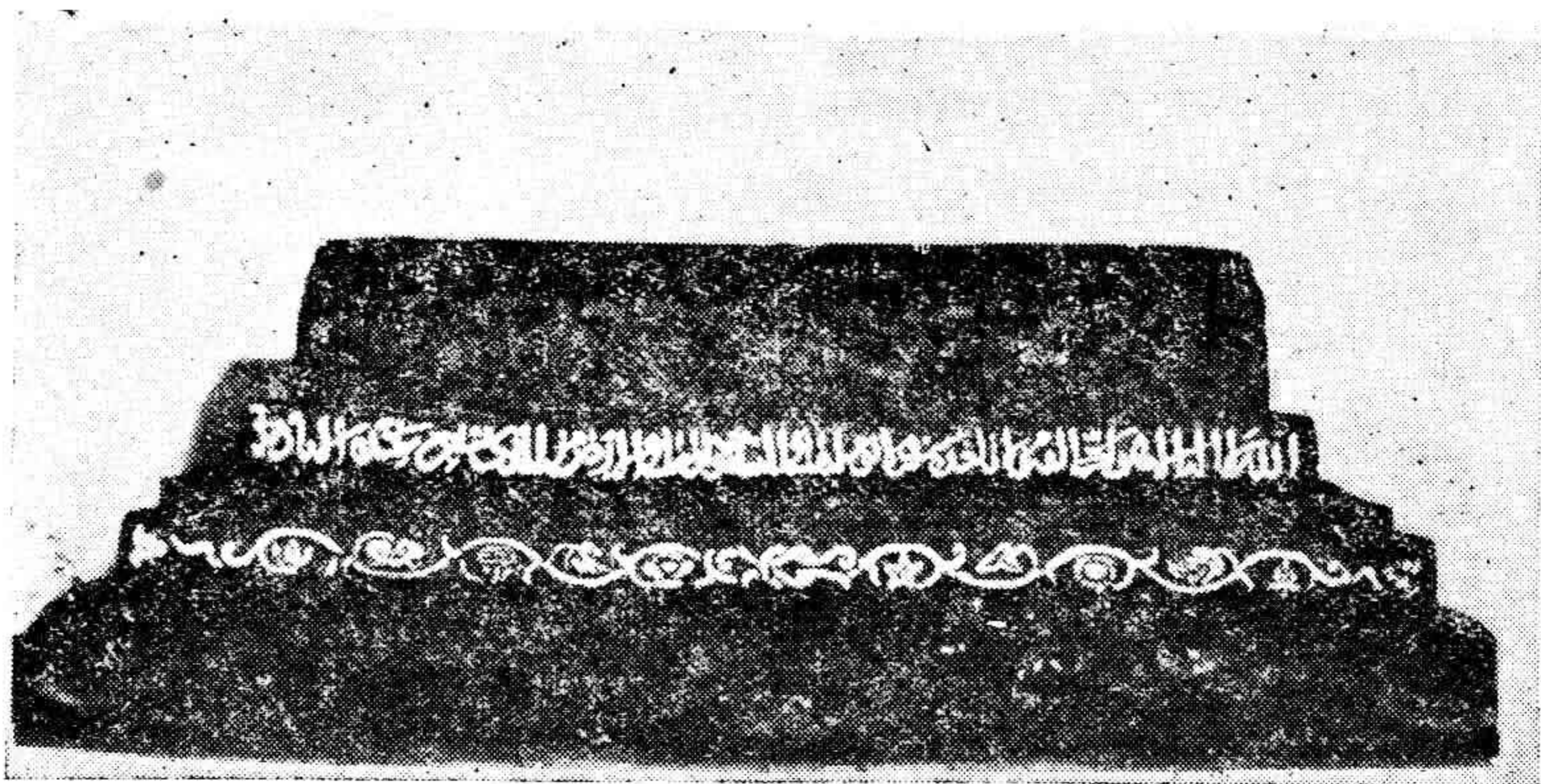


图32 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墓石 元代 泉州市出土

第一行字迹不清，隐约可知：

译文是：“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26) 惟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27)”(马坚译本414页)

第二行字迹清晰原文是：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بقى وجه ربك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إكرام
 من ذنبا لا يذنب من ذنبا لا يذنب من ذنبا لا يذنب من ذنبا لا يذنب
 من ذنبا لا يذنب من ذنبا لا يذنب من ذنبا لا يذنب من ذنبا لا يذنب

译文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225)”。

(马坚译本30页)

(以上阿文由北京大学东语系马金鹏释译。)

本书插图除署名外，其余均由福建省博物馆和泉州海交史博物馆供。

序

朱维幹先生为吾闽史学界耆宿，生于渔仲故乡。三十年代读其论述有关福建农业经济的文章，顾无由识荆。当四十年代初，我执教于邵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时，本可与先生共事一堂，乃又缘慳，无从聆教。直到解放后，始于福建师范学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见到作者所搜集的福建南安炉内乡的小刀会史料，得聆说论，深佩先生熟于乡邦文献，并闻正着手于福建地方史的撰述，颇以未获早读全稿为憾。不久。“文化革命”开始，彼此不相闻问。我于早岁亦曾有志于福建地方史的研究，拟具条目，搜集史料，嗣以人事倥偬，尘劳鞅掌，未遑及此，遂弃置不复问。日前福建教育出版社以《福建史稿》全稿见寄，嘱为草一弁言，不禁为之狂喜。爰不嫌浅陋，敢缀数言，以序先生之书。

通观全书洋洋数十万言，三十有一章，材料丰富，考证精详，自古代以迄近代，举凡福建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人物诸大端，无不罗列具备，作全面的叙述，我以为本书的特色，在于能摆脱过去地方志的窠臼，以广大人民的活动为中心，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者并重，别开蹊径，另立体例，自成家言。

二则本书作者搜集史料，用力甚勤，广收博采，颇为外间所不易见之书，如：《安溪湖头李氏四至簿》、《宁化县雷氏家谱》、《莆田柯姓评事公祭祖簿》等，深有乡土气息。其中，不少还是作者亲自调查得来的口碑史料，且有一些未刊行的稿本皆赖是书以传。足见作者多年刻苦的治学方法，处处留心，随手拈

来，皆成文章。

其三、本书有异于其他著作，很能坚持真理，不作调人，对于不同意见，皆根据事实，开展讨论。此种治学精神，亦值得我们钦佩的。

总之，乡土史学、地域社会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深信本书的出版，将大有裨益于后之学者，为研究福建历史，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傅 衣 凌

1982.11 于 厦 门

前 言

我度过六十年的粉笔生涯，曾教过世界史，殊有隔靴搔痒之感，改教本国史，史料浩如烟海，皓首难穷。因而缩小范围，以福建史为限。

福建师范大学馆藏本省的省、府、县、厅、镇各志，约及二百部，我粗有涉猎。为了搜辑资料，我编了一部《福建书目提要》。从清代《四库全书书目提要》摘取闽人及宦游闽中者的著作提要，约八百部。此外，还参考若干部正史和杂史，以及外文书报。《福建史稿》就是取材于上述各项文献资料。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写《福建史稿》，一九六六年因“文化革命”而停止，一九七五年重理旧业，至一九七九年完成。经过了二十余年之久。全书分上、下两册，起远古时代，迄清代咸同时期，计三十一章，约七十余万字。

过去的志乘，多属官修。修完之后，还要送交宪台鉴定，往往对地方的一些大事，略而不详。例如清初为防御郑成功父子，而有沿海的截界，这是本省的一大事。但黄任修《泉州府志》卷五《都里序》，却只有寥寥数语，“顺治年间，迁滨海居民入内地，图甲稍减原额。康熙十九年复旧”。光绪《漳州府志》引一段前论，以为沿海诸县人民海波未静，朝廷用权宜之计。“徙之内地，以保完善良，兼慎防接济奸宄，非以其甌脱而去之也”。此岂非欺人之语？管见所及，编著方志，是一方之史，必须据事直书，穷源竟委。穷源，就必须从县石山的古迹述起；次述武夷船棺；再次述古代七闽，以及南安的青铜戈等。竟委，例如叙海

上交通，就必须述刺桐港的盛衰，薪尽火传，而有月港及厦门的继起。

至于叙述近代，如鸦片战争，蕞尔福建，为何被迫开福、厦两港口？则须探索福厦两地政治经济二者变迁之始末。

以上所述，乃是本书写作所遵循的原则。

我深深感谢福建省教育厅和福建师范大学领导对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予以亲切的关怀和大力的支持；省博物馆和泉州海交史博物馆，提供各种有关的照片；曾凡同志，对于史前期一文的指导，谨此一一志谢。

朱 维 幹

1984年4月于福建师范大学